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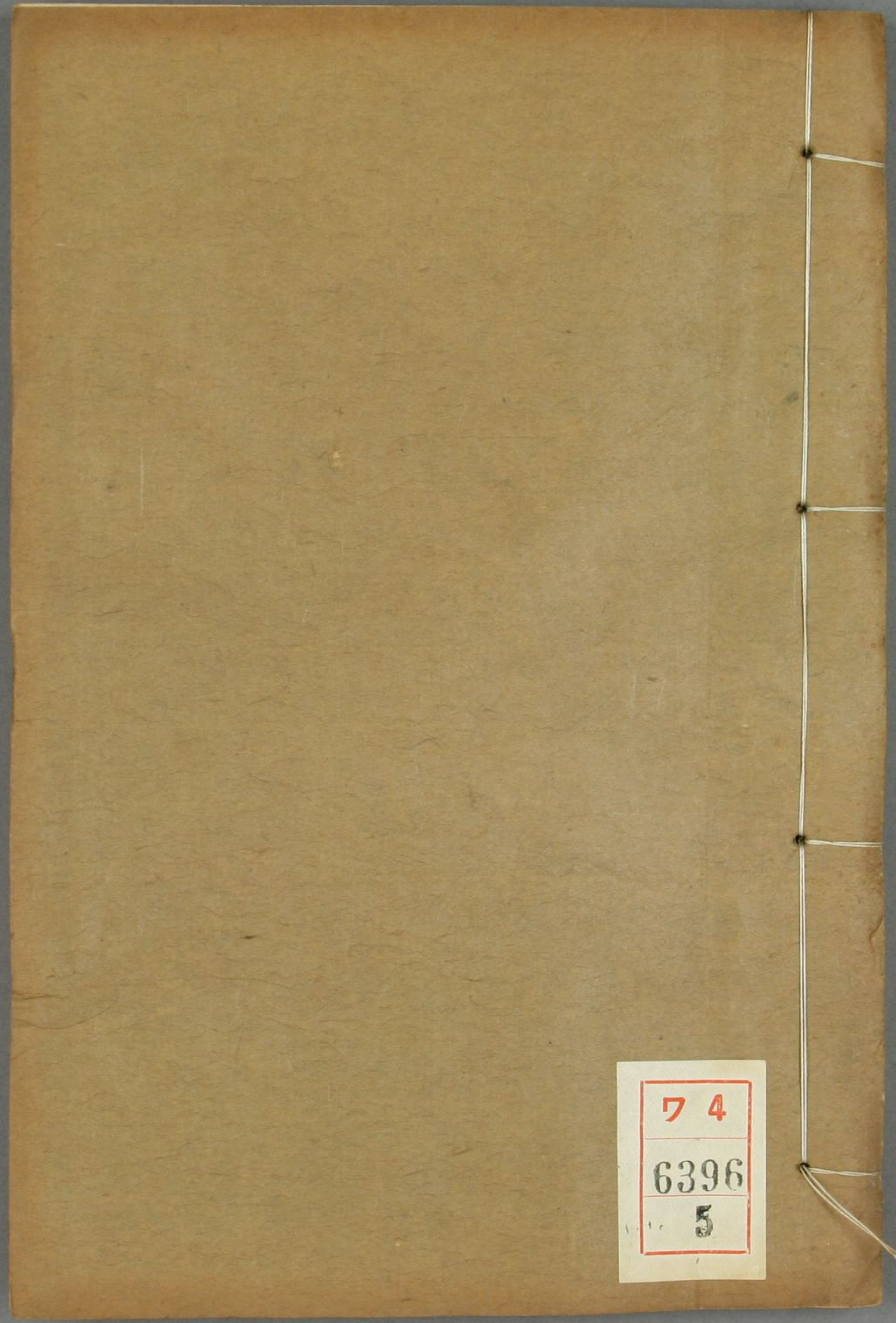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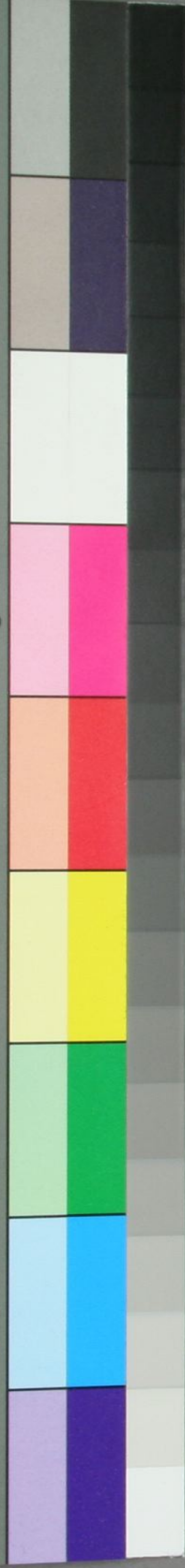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74
6396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JAPAN

TAMMA

門 74
號 6396
卷 5

文廟

古香齋覽管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一

北平孫承澤著

文廟在城東北國學之左元太祖置宣聖廟於燕京以舊
樞密院爲之成宗大德十年京師廟成明太祖改爲北平
府學廟制如故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仍改稱國子監
孔子廟尋建新廟於故址中爲廟南向東西兩廡丹墀西
爲庖所正南爲廟門門東爲宰牲亭神厨西爲神庫持敬
門門正南爲外門正殿初名大成殿嘉靖九年改稱先師

皇朝通志

卷二十一

二

早稻田大學
昭和 25.11.7
購 赤

廟殿門為廟門萬曆二十八年廟宇易以琉璃

廟主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

洪武定大成文宣王木主長三尺三寸五分連上雲
下座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五
分嘉靖中定至聖先師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
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
四配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洪武制木主各長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
尺闊五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嘉靖中改各高二
尺五寸闊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
寸八分赤地墨書啓聖公神主與四配同
十哲

先賢閔子損

冉子耕

冉子雍

宰子子

端木子賜

冉子求

仲子由

言子偃

卜子商

顓孫子師

洪武制木主各長一尺九寸闊四寸連座共二尺五寸嘉靖改一尺四寸闊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東廡從祀

先賢澹臺子滅明

原子憲

南宮子适

商子瞿

漆雕子開

樊子須

公西子赤

梁子鱣

冉子孺

伯子虔

冉子季

漆雕子徒父

漆雕子哆

商子澤

任子不齊

公良子孺

奚子容蒧

顏子祖

甸子井疆

秦子商

公祖子句茲

縣子成

燕子伋

顏子之僕

樂子欬

公西子輿如

陳子亢

步叔子乘

先儒左子邱明

高堂子隆

董子仲舒

歐陽子修

司馬子光

邾子與

公西子歲

琴子牟

伏子勝

后子倉

王子連

邵子雍

程子顛

楊子時

陸子九淵

真子德秀

陳子獻章

西廡從祀

先賢必子不齊

公哲子衰

司馬子耕

巫馬子施

羅子從彥

朱子熹

許子衡

王子守仁

公冶子長

高子柴

有子若

顏子辛

曹子邨

秦子祖

穰子駟赤

公夏子首

公子肩定

罕父子黑

左子人郢

原子亢

叔仲子會

公孫子龍

顏子高

石子作蜀

后子虔

鄒子單

榮子旂

鄭子國

廉子潔

狄子梁

孔子忠

秦子非

顏子噲

先儒公羊子高

毛子萇

杜子子春

胡子瑗

張子載

胡子安國

施子之常

申子振

穀梁子赤

孔子安國

韓子愈

周子敦頤

程子頤

張子栻

李子侗

呂子祖謙

蔡子沉

薛子瑄

胡子居仁

洪武制先賢木主各長一尺七寸闊三寸連座共二尺一寸嘉靖改高一尺四寸闊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洪武制先儒木主同諸賢嘉靖改各高一尺三寸闊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褒崇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哀公諱之稱曰尼父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光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文聖尼父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

隋文帝贈孔子為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

唐高宗永徽中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

邱明從祀

顯慶二年以周公配武王定孔子為先聖孔子定稱

先聖始此

乾封元年正月辛卯追贈孔子為太師

尹氏起莘曰贈以三公之官是臣之也綱目於贈太

師削不書為先聖諱也

武后天授元年七月封孔子為隆道公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

顏子為兗公閔子九人為侯曾子等為伯

二京國子監及州縣始正南面位二京之祭牲用太

牢舞八佾州縣少牢

邱濬曰此孔子封王弟子稱公侯之始夫宣之為謚

不過聖善周聞高洋李元素等皆有此謚聖人萬世

道德之宗稱天以誅之猶恐未稱區區荒誕之稱何

足為重輕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追謚孔子為

元聖文宣王

大中祥符五年改謚元聖為至聖文宣王以犯聖祖諱也

邱濬曰加謚用緯書異端之說改謚用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

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號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洪武二年正諸神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如故

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封號為聖神廣運帝且曰或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宋儒羅從彥

嘗曰唐既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禮部尚書鄒幹謂聖神廣運伯益贊堯之辭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擬議也且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崇之實耳易謚加號豈足為孔子重輕哉遂弗許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請正祀典從之因製祀典說曰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孔子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其生也如是今不體其心而漫加之號豈善於尊崇者哉又若

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也無忌之甚者矣若夫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此名之不正者也綱領既紊至有宋而程頤以親接道統之傳遂主英宗不父濮王之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聰也為名分也為義理也非諛君也非滅師也茲所正者亦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於是通行天下學校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

弟子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稱先儒某氏悉罷封爵

廟制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孔子舊宅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令郡縣通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東漢靈帝元光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魏文帝黃初元年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

黃初二年詔魯修孔子廟

魏主芳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
廡以顏淵配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建孔子廟置守墳戶

宋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禮

梁武帝天監四年六月初立孔子廟於江左

北魏主拓跋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
子配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詔郡國各於坊內立孔顏廟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
一所四時致祭

七年二月親臨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

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先聖以顏子爲先師配
備俎豆干戚之容

四年合郡縣皆作孔子廟四時致祭

十一年尊孔子爲宣父作廟于兗州

十九年追尊太公尚父爲武成王作廟與孔子文宣
王廟東西並峙

唐高宗顯慶二年定孔子爲先聖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文武二廟詔復並建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祀文宣王用一品禮廟門立戟
十六祭用永安之樂

按用一品臣之也此非禮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聖像冕服桓圭先仍唐制
孔子與弟子同服袞執木圭至是加冕九旒服九章
圭用玉

宋徽宗崇寧四年詔辟雍文宣王殿名大成國子監

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爲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
袞冕衣之今乃循五代古制服上公之服七十子皆
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易七十子以周之冕
服時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殿再拜行酌獻禮司業
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服冕服無別放周官司服公
之冕與王同今旣攷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攷正先
聖之冕服於是增孔子冕十二旒服九章州縣學咸
如之

政和元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

用王者之制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

元武宗至大二年置曲阜宣聖廟登歌樂

明洪武二年十月令天下郡縣皆立學學皆立孔廟
禮延師儒教授生徒

十五年國子監大成殿成用木主不設像

二十年罷武成廟獨尊孔子

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

嘉靖九年改大成殿為先師廟戟門為文廟之門天

下學宮通撤像易木主

邱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
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
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觀李元瓘言
顏子立側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郡異縣殊不一其
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就令盡善亦
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
也

釋奠

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幸魯遣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十月還宮幸太學

明帝永平十五年幸魯詣孔子宅廟以太牢致祀及
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元和二年過魯詣闕里祀孔子作六代之樂帝
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大
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命儒者論難賜褒成侯損等
錢帛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率循元和之軌

靈帝建寧三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
禮

魏王芳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
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泰始二年令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七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講孝經通也自是咸寧
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並親釋奠以顏子

配

東晉明帝太寧三年詔四時祀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帝講詩通親釋奠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釋奠於中堂

孝武帝寧康三年二月帝講孝經通釋奠於中堂時議以太學在水南懸遠依穆帝故事於中堂權立太學釋奠禮畢會群官六品以上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皇太子釋奠舞八佾設軒懸

之樂牲牢器用悉如上公從裴松之之議也

齊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是年秋集有司議禮冬十月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奠合舞學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陸納車盾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曰備帝王禮樂車陸夫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引用上

公卽事惟允宜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復孔子祭秩

梁武帝天監八年九月皇太子釋奠

大同七年皇太子釋奠國學

敬帝太平二年訪孔子後修廟堂備四時祭

陳宣帝太建三年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太學

陳後主至德三年親行釋奠禮畢設金石之樂宴王

公卿士

北魏主拓跋珪天興四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於

先聖先師

北魏主肅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

先聖

北魏主濬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制春秋二仲釋奠於先聖先師

每月朔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四門博士

升堂助教及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子其郡學

則博士以下每月朔朝

隋文帝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制國學釋奠禮先師籩十豆十簋一簋一登三鉶三俎三從祀籩二豆二簋一簋一俎一州縣釋奠先聖先師籩豆各八簋二俎二

武德七年二月帝親臨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皇太子王公皆從祭酒以下說經

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皇太子親釋奠

十四年帝親釋奠於國子學

二十年詔皇太子詣國子學釋奠先聖先師皇太子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肩亞獻光州刺史趙弘智攝司業終獻

二十一年制先聖神坐於廟堂內西楹間東向先師於先聖東北南向餘弟子及二十一賢以次東陳南向西上春秋上下行事前亭一日奉禮郎設三獻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西向學生位館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觀者位於南門之內道之左右重

行北向相對爲首設三獻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
執事位於其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館官學生位於
三獻東南北向西上釋奠令祭酒初獻司業亞獻博
士終獻辭稱皇帝謹遣某官行禮以爲永制

高宗乾封元年過曲阜以少牢祀孔子

睿宗太極元年製宣聖贊皇太子釋奠開講筵

元宗開元七年詔皇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謁孔
子

十三年封禪還詣孔子宅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二十六年詔諸州貢舉人就胄監謁先師官爲開講

二十八年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祭先聖先師

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學祠堂成行釋奠禮宰相及參

軍官六軍將軍皆就觀焉自肅宗以來初復二京宮

懸不具至是乃奏宮懸於祠堂

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宰相以下畢集於國學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詔文宣王廟四壁諸賢每釋奠

各設籩二豆二簠簋各一爵一

後周高祖廣順元年詣闕里奠孔子左右曰天子不

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孔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

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視國子監詔加飾祠宇親製文宣王及兗公二贊十哲以下分命宰臣兩制撰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幸闕里謁廟有司以人主議止肅揖帝特再拜六月頒諸州釋奠儀注祭器圖

是年就文宣王廟立像養孔氏子孫

仁宗天聖元年視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閑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徽宗政和六年五月賜堂上正聲大樂一部及禮器於闕里

高宗紹興七年有司請文宣王殿釋奠加劍鼎三登一十哲從祀共用羊豕各一每位籩二簠二簋一爵一

十年七月復釋奠文宣王爲大祀祀前誓戒加籩豆十二禮如社稷幸太學駕止戟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

十四年三月視太學謁先聖製像贊及七十二子贊
刻石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乙卯視太學御崇化堂

理宗淳祐元年祀太學以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顏曾思孟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元世祖至元十年頒釋奠文宣王祭器又詔外路提
學教授官春秋二丁不變常服於禮未宜自今執事
官各依品序服公服執手板

元成宗大德十年命浙江行省製宣聖廟樂秋八月

用於廟祀其樂歌仍宋之舊又令翰林新撰樂章不
果用

武宗至大三年置曲阜宣聖廟登歌樂

明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親祀孔子於國子學八月
丁丑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時禮官言周制凡始立
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學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
亦如之漢儒以先聖為周公若孔子先師為詩書之
官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
以為師者蓋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

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
聖先師是則漢時釋奠亦畧可知矣嗣後歷代宋元
因古禮而損益之今宜定制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
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以丞相爲初獻翰林學士亞獻
國子祭酒終獻從之
四年秋更定孔廟釋奠祭器禮物初孔子之祀像設
高座而器物悉陳於座下至是各置高案邊豆篋簋
登鉶悉用瓷牲用熟酒三獻並祭酒行禮樂六奏釋
監生及文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預教習之

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皆取法孔子不
以古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古
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
人立於阼階上西面戶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
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祝先人南面主人從戶內西
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
漢晉春秋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
面再拜開元禮亦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
向是猶未失古禮也今龔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

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大夫東帛以依神士結茅爲最無設像之事開元禮亦設先聖神坐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坐於先聖東北席皆以莞則尚埽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黍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既奠然後燔蕭合粢糝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薌代之庸非簡乎古朝覲會同郊廟

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以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皆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

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也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七十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勢家亦廁其中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

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哲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僞倫莫此爲甚又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禮矣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二者之輕重繫乎樂之有無也今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亂世之音其可乎哉古釋菜釋奠名存而儀已亡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三獻各於

獻後飲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惟初獻得
行之其可乎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
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固更僕難言也或曰建安熊
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農軒堯舜禹湯文武與臯
伊望且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秩祀於天子之學而
孔子則通祀於天下不識可乎昔周立四代之學先
聖者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武復
以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此固天子立學
之法也何不可也議上謫濂爲安遠知縣助教員瓊

遂希旨建議斥濂爲邪說焉

五年作文廟成遣官以太牢祭遂視學釋奠

七年正月定上丁遇朔日日食者改仲丁致祭

十五年四月令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五月乙丑幸國子監謁先師行釋菜禮

十六年正月令祭酒朔望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
學行香

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如府
式始定舞用六佾樂用登歌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視太學服皮弁四拜

正統九年春新建北京太學成三月臨視行釋奠禮時吏部主事李賢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弊矣若重修太學不過一佛寺之費宜論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成化元年視學行釋奠禮

十三年閏二月丁丑釋奠初用八佾籩豆各十二先是祭酒周洪謨請加籩豆佾舞又言古者鳴球琴瑟

在堂上笙鏞祝歌在堂下干羽舞於兩階今舞羽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禮部尚書鄒幹駁之詔以尊崇孔子國家盛典從洪謨之言而羽舞始居下云弘治元年三月視學釋奠先師用太牢加幣改分獻為分奠從吏部尚書王恕之請也

嘉靖十年以釐正祀典服皮弁謁廟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迎神送神各再拜樂三奏文舞六佾配享從祀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亦遣官致祭於南監及闕里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郊祀以祖而配天功在一代者也大社稷之祭功在
養民者也其籩豆侑舞皆與祀天同夫子功在萬世
享祀天之禮孰曰不宜如以位則六侑亦僭也苟以
德則八侑非泰也張璠去王爵易木主祀叔梁皆諸
儒已陳之議惟殺籩豆禮樂乃其已說耳王世貞欲
復禮樂之舊且謂璠之爲此也謂師之不敢與君抗
也斯誅意之論矣

崇禎戊辰春躬行釋奠禮辛巳八月復行釋奠禮禮
部先以八月初四請已報可是日丁未適與丁祭相

值舊例丁祭遣閣臣行禮乃改是月十八日躬行釋
奠而初四日仍遣閣臣行禮

辛巳八月十八日卯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自崇文
街至成賢街入廟祭酒司業吉服率學官諸生於成
賢街左跪迎駕至櫺星門外降輦禮部與鴻臚卿導
上步入門登大成門中階入御幄坐定具皮弁冠服
出太常寺官導由大成門中道入盥洗詣先師廟中
陛上奏迎神樂上兩拜遂行釋奠禮太常寺卿跪進
帛於上右上摺圭立授帛獻畢少卿跪進爵於上右

上立授爵獻畢上出圭奏送神樂上復兩拜而禮畢
上仍至御幄更翼善冠黃袍幸彝倫堂諸生列於堂
下祭酒各官列於諸生之前跪候駕過起北向立上
至彝倫堂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祭酒以下及諸生
五拜三叩頭禮有頃內贊贊進講祭酒南居仁從東
階陞由東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經案於
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於講官祭酒跪禮部以經立
授祭酒置於講案復至中北向立一拜三叩頭上諭
講官坐祭酒承旨就講案邊坐上諭官人每坐百官

承旨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學士一拜三
叩頭坐祭酒講畢陶謨講畢退出堂外司業羅大任
從西階陞由西小門入一如祭酒禮講畢咸卦講畢
傳制官稱有制宣諭云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凡四語
祭酒司業學官習禮公侯伯諸生五拜三叩頭尚膳
監進茶上諭官人每吃茶茶畢出百官一拜三叩頭
上賜五府六部都察院及衍聖公羊酒甜食盒上入
彝倫堂後敬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又令
將廟學內各碑及石鼓俱摹榻進覽

十七年甲申二月春祭遣大學士魏藻德行禮是日
天氣晴明臨祭各官甫就拜位大風忽起殿上燈燭
盡滅庭下松檜作怒號聲黃沙如雨下竟不能成禮
而罷按元世宗以宋小黃門李邦寧爲左丞相釋奠
孔廟方就拜位亦有異風之變天子在天之靈赫奕
如此
從祀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祀七十二賢
靈帝元光二年祀七十二弟子畫像

魏主芳正始七年使太常釋奠孔子於辟廱以顏淵
配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
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
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
甯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
與顏子俱配並爲先師

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
配享孔廟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加贈顏子太子太師曾子太子太保

元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悉從祀曾參坐十哲之次圖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時國子司業李元瓘言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顏子配像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按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春秋釋奠列享於二十二賢之上又七十子之像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

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之贊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並望從祀從之上復以顏子亞聖親為贊書刻於石令當朝文士分為贊題於壁焉蘇洵曰貞觀顯慶稱二十一賢太極開元即稱二十二賢服虔下之賈逵不知何年附入馬端臨曰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師今舍是不錄而皆取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左邱公穀猶

曰受經於聖人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
非人師也至王輔嗣之宗老莊賈景伯之附讖緯已
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今乃俱在侑
食之列而高弟自顏子外反不得與焉雖李元瓘言
之僅升十哲曾子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
不露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以訓詁崇宗為盡得聖
人之傳也

二十七年追贈顏子為苑公閔子為費侯伯牛鄆侯
仲弓薛侯冉有徐侯子路衛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

子游吳侯子夏魏侯曾子等六十七人為伯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以顏子配坐閔損等十哲從祀
堂上又准太常禮院言敕四壁圖畫英賢各陳脯醢
以祭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追封閔子以下為
公會子以下為侯命宰執兩制館閣撰贊初帝閱崇
文院檢定七十二弟子案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
帝曰何故不同王旦曰國學經太祖定議今曲阜宜
准國學畫像七月戊寅復封左邱明等二十一人為

伯

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國子監修七十二賢堂左即明以下二十一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

神宗熙寧七年令諸州釋奠通祀十哲

元豐元年五月封孟子鄒國公顏子配享又封荀况揚雄韓愈為伯並從祀時晉州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與顏子並配

徽宗大觀二年詔繪子思像從祀從通仕郎侯孟之請也

四年追封公夏首等十人為侯議禮局言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唐會要則宗史記開元禮則宗家語本朝斷以七十二人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益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鄒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絜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享從之

政和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封舒王子雱從祀封臨川伯時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

奠以顏孟安石配享俱東坐西向在閔子十哲上
五年春詔樂正子克配享孟廟公孫丑至子叔十七
人從祀各加封爵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猶從祀右諫議大夫
楊時言安石學術之謬請追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享之像使邪說改行不爲學者之感詔落配享猶依
鄭康成例使從祀

孝宗淳熙四年去王雱畫像從趙粹中之言也
理宗淳祐元年正月視太學贈周惇頤張載程頤程

頤爲伯與徽國公朱熹並崇祀孔子廟黜王安石
景定二年贈張栻呂祖謙爲伯俱從祀時皇太子謁
孔廟還言栻祖謙與朱熹切偲講磨有功聖門故有
是詔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享進封
爲公改封閔損至卜商九人爲公躋顓孫師於十哲
亦封公祀泗水侯鯉位於鄆城侯忠之次贈邵雍爲
伯與溫國公司馬光並從祀
元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

文宗至順二年加顏子復聖公會子宗聖公子思述
聖公孟子亞聖公

明洪武五年罷孟子祀雷震護身殿踰年以孟子辯
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宜配
享如故

王禕議漢儒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
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
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脩真
德秀魏了翁是也漢諸儒宗經翼傳局於顯門惟董

仲舒號稱醇儒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勉強遵
行正誼明道之論至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
有統異端息滅功殆不在孟子下荀况言性惡揚雄
事新舜猶獲從祀而仲舒不及何也唐初孔穎達受
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凡不本於是者謂之異
端誠學者之宗師也何休註公羊黜周王魯王弼註
易專尚清虛然在祀列何獨至穎達而遺之聖人之
道或著事功或著文章用雖不同實則一致三代以
下能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

已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
六經而議論無不主於仁義也世儒徒知章句以爲
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脩與
仲淹同時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世之淺者每目
之以文人夫文以載道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
顧可少之哉自朱熹作五經四書傳註集賢聖之大
成中更學禁真德秀魏了翁力以尊崇朱學爲已任
而聖賢之學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
則所著有九經要義皆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二人

者當繼起而列於從祀者也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
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哲後咸淳三年始升配爲四
侑東坐而西向父祀廡下子配堂上尊卑舛逆莫此
爲甚聖道在明人倫元自廢何以詔後世昔魯祀
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
爲逆祀今父子失序非逆祀乎夫禮有似緩而急似
輕而重者以有關於名教也祀有宜備而禮有未稱
者固不得置之而不議也

二十九年黜楊雄進董仲舒從祀先是待制王禕建

議至是行人司副楊砥復請從之

宣德十年四月以吳澄從祀時慈利教諭蔣明建議楊士奇主其事從之

元之大儒許衡其學一本於程朱其仕也爲行道也一有不合奉身而退化行鄉里其人純于其爲君子也吳澄學主陸氏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功少豈知朱子者哉且爲人諛慕起家鉅萬核其實行不及魯齋遠矣從祀之舉揚文貞以香火起見也正統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

何孟春曰七十弟子門人有公孫尼子者作樂記緇衣矣吐辭爲經宜列從祀敏政乃不之及何耶

八年八月以宋儒楊時從祀祭酒謝鐸言時息邪放淫廢安石新經有衛道功請祀時禮部尚書傅瀚沮之大學士溥主鐸議乃祀時

嘉靖九年釐正祀典以申黨節申梈存梈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增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

陸九淵從祀

張璪議歐陽脩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又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少乎

張永嘉之議人以爲歐陽公之濮議相合也然歐陽公濮議豈戾於正乎澤按朱子嘗稱歐陽子用力於

文字之間而沂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覆窮究以訂先儒之謬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時之號爲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爲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觀朱子之

所推重則歐公之論定矣

陸九淵之從祀不能無議者九淵雖資性高明然六經皆我註脚之說非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彼其疑程子詆朱子開後來心學一派與伊閩諸賢同坐一堂似非所安也

隆慶五年以薛瑄從祀

萬曆十二年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禮部尚書請獨祀居仁大學士申時行等內主守仁揭薦之因三人一時併祀

明儒以薛文清爲第一胡居仁次之陳獻章爲巡撫朱永所薦授官檢討以母老辭歸當時尹直謂其作詩稱頌太監梁芳固未可輕信至歸途乘輜張蓋列槩開道張元禎載之實錄至賀欽篤行君子也獻章謂其無所見勸之讀佛書此何說也章懋胡居仁羅欽順崔銑諸人皆深於理學者斥之爲禪非過矣王守仁之學以陸九淵爲宗其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前人已力駁之至襲孟子良知之說自謂發千古之秘然聖人中正之道寧有遺行而獨言知者其門人

王畿輩益肆其說遂使儒禪混雜李執輩大爲世道人心之慮當議從祀時陸宗伯堅持不覆陶大臨曰朝廷不難以伯爵酬之何況廟祀陸宗伯曰伯爵一時之典從祀萬世之典人不能奪柄臣乃以中旨與之此輿論之未定者也

嘉靖中王守仁總督兩廣以病擅離信地事聞上大怒令廷議會議云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

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敢於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其門人爲之標榜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聖聰幾於無忌憚矣若夫勦捕蝥賊剪除逆濠據事論功誠有可錄是以當陛下御極之初卽拜伯爵雖出于楊廷和豫爲已地之私亦緣黃榜有封拜侯伯之令夫功過不相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

說皆其倡導至於逆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塞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係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後卹典俱不准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當日申飭嚴切如此及入祀時何無一人言及以彼時良知之說盛行也

崇禎十四年八月諭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全其中作述傳註引證等項惟宋儒周子兩

程子朱子張子邵子為多可見理學大明於宋而周程諸子大有功於聖門然與周秦漢唐諸儒並稱先儒竊為不安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著禮部翰林院太常寺國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議來說十月部議以周程六子宜稱先賢並請漢儒董仲舒隋儒王通俱稱先賢

按以六子宜加隆稱此誠明主之特見部中議及董王則贅詞矣又從祀議及吳與弼王艮等而反不及曹端羅欽順高攀龍馮從吾諸公則昧於聖學之正

傳矣宜其事遂中閣也

國家祀典二丁之祭宜與郊社宗廟並重其典制乃
大學志中缺焉不備故詳稽而備錄之且考歷代之
所加禮隆殺當否可以知其君焉知其臣焉並可以
知其世焉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一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二

北平孫承澤著

三皇廟

三皇廟在太醫院之北名景惠殿永樂中建前為景成門
門東為神庫西為神厨中奉安伏羲神農黃帝皆南向以
勾芒祝融風后力牧氏配以儼貸季鬼臾區天師岐伯俞
跗白高少俞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伊尹神應王扁
鵲倉公涓子意張機東廡王叔和華佗皇甫謐巢元方抱
朴子葛洪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元子王冰錢乙朱

鑑劉元素張元素李泉朱彥修西廡從祀歲仲春上甲日
甲屬東方木取生氣太常寺題請遣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
 官二員分獻仲秋上甲如之嘉靖初復建聖濟殿于內以
 祀先醫春秋祭同三皇而以太醫官主之二十一年以太
 醫院廟制湫隘弗稱命展拓今廟隨從禮官議增從祀儼
 貸季等二十八人隆慶四年禮部侍郎王希烈議三皇既
 祀于帝王廟請罷太醫院廟祭專遣太醫院官祭先醫不
 允

南宮奏議臣等稽諸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

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蓋聞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壽世福民
 其功尤繫于醫伏羲觀天文明歷氣神農嘗百草制
 本草黃帝與岐伯問答而有素問之書醫道蓋昉于
 此矣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說者謂祭以天帝
 配食以五人帝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
 以少昊冬以顓瑄然此主于五方之位未有醫藥之
 專祀也至于有元自國都以至郡縣皆立三皇廟于
 醫者之學如宣聖釋奠禮太昊伏羲氏以勾芒氏之

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氏之神配黃帝軒轅氏以風后力牧氏之神配及黃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氏載於醫書者從祀兩廡有司歲春秋二季行事而以醫師主之其臣虞集有言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至聖之能事是其祭雖專爲醫而設然徧于郡縣則又不免失之黷矣肆我成祖御宇諏經稽典正名定祀尤以醫道關係民生至重乃卽太醫院立廟以崇祀三皇正統間重加修葺聖祖

神宗先後一揆咸欲躋斯世斯人于仁壽之域而永貽燕翼之合圖也洪惟皇上膺正凝命上法祖宗謂修合御藥保和聖體實惟茲所廟制湫隘則祀典弗稱欲恢拓而一新之創矩以盡度備物以章虔斯其佑享昭假于三皇在天之靈而宣滯保和以迓乎萬壽無疆之慶臣等敢不祇承德美用樹宏基臣等切惟廟必有制祀必合法不爲畫一之制則恐襲前時之故轍而無以稱觀瞻不正從祀之名則恐失醫聖之心傳而無以垂法守臣等謹將合行規制恭擬上

進伏乞裁定施行

都城隍廟

都城隍廟在都城之西永樂中建中爲大威靈祠後爲寢祠左右爲二司兩廡爲十八司前爲闈威門外左右爲鐘鼓樓又前爲順德門又前爲都城隍門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按洪武二年以周禮有司民之祭封京師都城隍祭之三年正城隍神號去封爵命春秋從祀于山川壇三十年改建廟詔劉三吾曰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僥倖

而免其書所由于石二十一年復以從祀大祀殿罷山川壇奉祭惟仲秋祭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歲仲秋月遣太常官祭

城隍之名見于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宋趙與時辯其非以爲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李白作章鄂州碑有城隍祠又杜牧刺黃州韓愈刺潮州翹信陵刺舒州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然矣而蕪湖城隍祠建于吳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記曰天子大蜡

八伊耆氏始爲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祭八神水
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春
秋傳鄭災祈於四鄰宋災用馬于四鄰皆其證也庸
字不同古通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于堯矣

漢壽亭侯廟

漢壽亭侯廟在宛平縣東成化十三年建俗呼白馬廟蓋
隋之舊基也每歲五月十三日遣太常官致祭按洪武二
十八年建廟于鷄鳴山祭漢壽亭侯永樂中始載祀典
公于後王景耀三年追謚壯繆侯宋徽宗崇寧元年

追封忠直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
義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壯繆義勇王清熙
十四年加封英濟王勅曰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
沒爲神明亘古今而不朽荆門軍當陽縣列神壯繆
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載如
在凡有禱于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于焄蒿悽愴之
間英烈巖巖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啓王
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
老之情尚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

英濟王奉勅如右牒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萬曆四十二年秋奉勅晉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真君雲長本字長生雲長其別字也公忠貫一時氣蓋千古封之爲王豈公之志至曰真君益不可聞于公也明翰林焦竑正陽門廟碑文曰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斯得之矣
朱司馬智玉泉寺壽亭侯印記紹興中洞庭漁人獲

壽亭侯印競以爲金報于官納具沙庫中時有光煥吏不敢留移文公安送還侯廟印徑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庵真慈摹畫印狀具本末將獻于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于函輝燭楹廡寺有仁宗皇帝所賜龍眉龍角二物宜與印同藏名山永爲鎮寶焉予與元庵爲方外遊遠訪靈跡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據此則公固壽亭也

嘉靖十年南太常少卿黃芳以漢壽封邑而亭侯者

爵也止稱壽亭侯誤矣乃改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
關前將軍贊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
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于
前而不虞茲于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
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
安樂之戩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
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
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
古而猶神也耶

宋丞相文信國祠

宋丞相文信國祠在郡學西乃元之柴市公授命所永樂
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謂天祥忠于宋室而
燕京乃其死節之所請祠祀從之祠堂三楹前爲門又前
爲大門祠之西爲懷忠會館江右士夫歲時集會于此以
祭公者也宣德四年保定李庸爲府尹重拓其祠信國所
著有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並刊板祠中

元人王惲云至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國兵自陽
邏沃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子爲陳宜

中文天祥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有黑龍見因改
號景炎十六年爲帥臣張弘範滅于崖山口執文天
祥至大都囚之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
二月初九日戮于燕南城柴市
元人吳萊曰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
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
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田丁造轅門請甲仗
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文衣冠指麾衆皆詣闕
感泣求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

犒賞歷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
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弔橋首尾不救而溺
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弃聊攝援
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已破
陷復合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
尹京之命餘慶遠奪其印不與漢輔遁德剛遁北軍
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卽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
權處目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
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

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
如閭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
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子且有
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畧如此趙弼作文山傳云公
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門盡
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蕪
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
大夫大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
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



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
主于雲霄中隱隱雷鳴如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
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俄開霽
元人鄧剡贊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
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
在世間

明大學士楊士奇重修文丞相祠記孟子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
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卽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

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
大事天下之事莫大于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卽
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
之王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
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
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
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
氣以爲之王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
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

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爲稱首公事具宋史
而公鄉人劉岳申摭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
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
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
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于教忠坊今順天府學
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
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于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
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敝陋
弗稱遵用詔旨葺而新之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

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爲臣者光明震動
焜焜烈烈有公也於戲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
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爲政
之本與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
授工科給事中上親擢爲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剴繁
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飾昌平
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
務皆可書也因並書之以示來者

明韓雍請謚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竊見宋丞相少

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節臨危拜相許
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挫折而不移心切匡時蹈艱危
而不變旣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
從脇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仁收
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有指南錄以
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
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
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發策漕司
極攻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于兵罷民散

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爲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
等交章累薦恥仕二姓懇辭不屈參政魏天佑強逼
北行誓死不食終于燕京著爲文章高邁奇絕發明
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于先賢有功于後學文
天祥江西廬陵縣人謝枋得江西上饒縣人二賢歿
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
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巾未復丞相
冠服皆爲缺典臣切惟伯夷叔齊死于殷周之際至
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忠于漢唐之時至元而

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蓋有所見而非苟
焉無益之舉也如蒙准言乞勅禮部翰林院儒臣會
同考議量加文天祥謝枋得贈謚取其子孫量才錄
用并將順天府學之西文天祥祠堂塑像改塑丞相
冠服行令有司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人知爲
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垂
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沮亂臣賊子之心其於
綱常誠非小補

附載

宋遺臣謝公枋得至燕死于憫忠寺按謝公爲福建
叅知政事魏天祐強之北行自離嘉興輒不食二十
餘日不死乃復食比至燕居憫忠寺問太后及瀛國
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將藥雜米飲進
之怒擲于地不食五日死子定子護骸骨歸燕京少
公一祠

張千載字毅甫文公友也隨公至燕僦居公寓小樓
之傍日以美食進之公既受刑潛造一櫝藏其首訪
歐陽夫人于俘虜中得其尸火之拾骨並櫝南歸付

其家張公宜附祀祠中

汪元量亦來大都居公囚所每日作詩相倡和元量
善鼓琴世祖命其琴喜之因力求去賜爲黃冠師人
贈之以詩云三日錢塘水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
臨魯國猶絃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鉄馬渡江功赫奕
銅人辭漢泪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
蓑

謝翱曾以布衣杖策叅信國軍事未幾善吳如唐衢
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踐行禹窰間北

嚮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海之歎
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
歌闕竹石俱碎失聲哭

趙孟備宋之宗室年十七文丞相辟爲參謀文北去
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
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名三教遺逸改道堂
爲本一庵臨終手詞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于少保忠肅祠

于少保忠肅祠在崇文門內東裱背巷公故賜宅也祠三

楹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塑公像危坐歲春秋遣太常等
官致祭

公被刑于天順元年復官于成化二年賜謚肅愍于
弘治三年改謚忠肅于萬曆十八年

公被刑日陰霧翳天京師婦孺無不灑泣夫人流山
海關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兩目黯然借汝
眼光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目失明會皇極門災英
宗臨視公現形火光中上悚然知公寃詔放夫人歸
眼明如故

當時殺公誣以迎立外藩王文極口辨公但云召親王非金符不可符在何必辯時印綬監諸璫檢閱各府金符俱在獨無褻府者驚懼欲死問一退閑老監云是宣廟上賓時老娘娘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召襄王取入三楊議不合而止符留後宮老娘娘張太后也于是啓而得之符在暖閣塵積寸餘矣公之養子于廉好聚書畫天順中自邊赦還坐裱背衲衲見負畫售者忠肅夫婦像在焉蓋公家與內臣盧永同時籍沒盧尋宥給還籍物而畫像誤還盧所

持以出售廉乃負之歸錢塘

公之改謚撫臣傅孟春疏請宗伯于慎行題覆者也先是傅疏未入少宗伯黃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惡之詰晨接傅疏乃悟夜夢者公也生氣不泯如此

李薦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鑒生平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後追錄坡公制詞中全用之憲宗朝追錄于少保亦全用此語尤確

陳繼儒云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

之議召勤王之師也先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
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
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
應之曰賴宗社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
宋公猶不能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
王逼趙王會渑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
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
秦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
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

者公讀書得力處也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一

番禺林國廣初校
順德梁振藻再校
南海孔昭鑒三校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三

北平孫承澤著

內閣一

大學士直舍所謂內閣也在午門內東南隅外門西向閣南向入門一小坊上懸聖諭過坊即閣也初制規模甚狹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于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捲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其職掌入

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
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
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日詔二日誥三日制
四日敕五日冊文六日諭七日書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檄
凡下所上一日題二日奏啓三日表箋四日講章五日書
狀六日文冊七日揭帖八日會議九日露布十日譯皆審
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
官而授之職掌凡脩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
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諡並擬上焉

凡圖書繕寫讐較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
累朝御筆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
敕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生國子
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敕房書
辦制敕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碣題奏揭帖一
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誥敕房書辦文官誥敕番
譯敕書並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呈若
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凡入內閣曰直文淵閣官至
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者不得與機務雖編修

贊善等官有入內閣者亦得預機務

閣門聖諭

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

宣德御製箴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處乎

外心存大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文淵閣落成駕幸視謝表具官臣楊榮等茲者欽蒙聖駕臨幸文淵閣周視臣等寓直之所特頒恩命增益室宇兼賜飲饌器用周悉備至聖恩廣大感戴惟深謹上表稱謝者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日月光華當大聖龍輿之運車書混一正文明天啓之時鑾御幸臨儒紳遭遇恭惟皇帝陛下聖神天錫剛健日新典章法度之弘脩功成理定華夏蠻貊

之率俾近說遠來萬幾餘閒怡神稽古六龍捧御寵
顧延英上深軫于天心頰垂矜于寒士廣其室宇遂
涼燠之攸宜給以饗殮兼什器之咸備凡百所用靡
一弗周同乾坤覆載之恩踰父母生成之賜是皆皇
上聖仁廣大明睿昭臨溥德澤于萬方施由侍從昭
禮文于千載高出古今所以致海宇之雍熙所以隆
皇圖于永久臣等深慚未學幸際明時被沐恩榮匪
名言之可罄策勵駑鈍豈報效之敢忘端秉寅誠恭
陳申謝龍翔鳳翥瞻五彩于中天春育海涵祝萬年

之聖壽

列輔起家考

洪武九年先置中書省十五年始置殿閣胡惟庸以
上俱中書省

李善長

徐達俱翊運
勳佐

汪廣洋令史

胡惟庸寧國縣
知縣

吳沉待制

吳伯宗禮部員外名
祐以字行

宋訥助教

劉仲質宜春縣
訓導

朱善豐城縣
訓導

按十五年徵耆儒鮑恂全思誠余詮張紳張長年詣闕俱命授文華殿大學士固辭僅列銜未入閣故不載

永樂七人

解縉 中書庶吉士

胡廣 修撰

楊士奇 吳府審理名寓以字行

胡儼 華亭縣教諭鄉科

洪熙五人

黃淮 中書

楊榮 編修

金幼孜 給事中名善以字行

楊榮 見前

楊士奇 見前

權謹 樂安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榮 見前

楊溥 編修

陳山 奉化縣教諭鄉科

正統八人

楊榮 見前

黃淮 見前

金幼孜 見前

金幼孜 見前

張瑛 寧州訓導

楊溥 見前

陳循 修撰

馬愉 修撰

高穀 庶吉士

景泰 九人

陳循 見前

彭時 修撰

俞綱 郎府審理

王一寧 吏部主事

王文 御史

曹鼎 修撰

苗衷 編修

張益 庶吉士

高穀 見前

商輅 修撰

江淵 編修

蕭鏊 編修

天順 八人

彭時 見前

許彬 庶吉士

李賢 吏部主事

岳正 編修

成化 十人

彭時 見前

陳文 見前

萬安 庶吉士

徐有貞 庶吉士

薛瑄 御史

呂原 編修

陳文 編修

李賢 見前

商輅 見前

劉定之 編修

劉翊 庶吉士

彭華 庶吉士

弘治六人

劉吉 見前

劉健 庶吉士

李東陽 庶吉士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見前

焦芳 庶吉士

劉吉 庶吉士

尹直 庶吉士

徐溥 編修

邱濬 庶吉士

謝遷 修撰

謝遷 修撰

謝遷 見前

王鏊 編修

楊廷和 庶吉士

曹元 工部主事

梁儲 庶吉士

靳貴 編修

蔣冕 庶吉士

嘉靖二十七人

楊廷和 見前

蔣冕 見前

楊一清 見前

劉宇 上海縣知縣

劉忠 庶吉士

費宏 修撰

楊一清 中書

毛紀 庶吉士

費宏 見前

毛紀 見前

謝遷 見前

袁宗臯 興府長史弘治庚戌進士

賈詠 庶吉士

張孚敬 南刑部主事原名璉

方獻夫 庶吉士

夏言 行人

嚴嵩 庶吉士

張璧 庶吉士

李本 庶吉士

袁煒 編修

石瑋 庶吉士

翟鑾 庶吉士

桂萼 丹徒縣知縣

李時 庶吉士

顧鼎臣 修撰

許讚 大名府推官

張治 庶吉士

徐階 編修

嚴訥 庶吉士

李春芳 修撰

高拱 庶吉士

隆慶八人

徐階 見前

高拱 見前

張居正 庶吉士

殷士儋 庶吉士

萬曆二十人

張居正 見前

郭朴 編修

李春芳 見前

陳以勤 庶吉士

趙貞吉 庶吉士

高儀 庶吉士

呂調陽 編修

嘉慶朝明倫彙編

馬自強庶吉士

余有丁編修

王錫爵編修

王家屏庶吉士

趙志臯編修

沈一貫庶吉士

李廷機編修

吳道南編修

張四維庶吉士

申時行修撰

許國庶吉士

陳于陞庶吉士

張位庶吉士

朱賡庶吉士

于慎行庶吉士

葉向高庶吉士

方從哲庶吉士

泰昌三人

方從哲見前

韓爌庶吉士

天啓二十一人

方從哲見前

韓爌見前

何宗彥庶吉士

沈灌庶吉士

史繼偕庶吉士

劉一燝庶吉士

劉一燝見前

葉向高見前

孫承宗編修

孫如游庶吉士

周如磐庶吉士

嘉慶朝明倫彙編 卷二十三

丁紹軾庶吉士

朱國祚修撰

魏廣微庶吉士

顧秉謙庶吉士

張瑞圖編修

施鳳來編修

崇禎五十人

韓爌見前

黃立極見前

朱國禎庶吉士

朱延禧庶吉士

馮銓庶吉士

黃立極庶吉士

李國楷庶吉士

孫承宗見前

張瑞圖見前

李國楷見前

來宗道庶吉士

李標庶吉士

周道登庶吉士

成基命庶吉士字靖之以字行

何如寵庶吉士

溫體仁庶吉士

鄭以偉庶吉士

錢士升修撰

施鳳來見前

楊景成庶吉士

劉鴻訓庶吉士

錢龍錫庶吉士

周延儒修撰

錢象坤庶吉士

吳宗達編修

徐光啓庶吉士

王應熊庶吉士

何吾驪 庶吉士

張至發 知縣

孔貞運 編修

賀逢聖 編修

劉宇亮 庶吉士

楊嗣昌 教授

方逢年 編修

范復粹 推官

張四知 庶吉士

文震孟 修撰

林鈺 編修

黃士俊 修撰

傅冠 編修

薛國觀 推官

程國祥 知縣

蔡國用 中書

姚明恭 庶吉士

魏炤乘 知縣

謝陞 知縣

蔣德璟 庶吉士

吳姓 知縣

李建泰 庶吉士

范景文 推官

文淵典故

陳演 庶吉士

黃景昉 庶吉士

魏藻德 修撰

方岳貢 主事

邱瑜 庶吉士

洪武元年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叅知政事二人以宣國公李善長為左丞相兼少師統六部事三年召山西叅政楊憲為右丞相

陝西參政汪廣洋爲左丞已善長封韓國公進太師
廣洋封護軍忠勤伯後以胡惟庸敗善長等皆坐累
上御奉天殿敕文武羣臣言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
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
小人專權亂政自今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以後嗣君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
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命翰林春坊官入
看詳諸司奏啓平駁之平允則列名封進署曰翰林

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進其時召耆儒鮑洵張
長年俞銓至命爲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而命
吏部尚書邵質檢討吳伯宗爲華蓋武英殿大學士
翰林學士宋訥典籍吳沉爲文淵閣東閣大學士皆
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永樂入踐極始
開內閣于東角門簡翰林待詔解縉爲侍讀中書舍
人黃淮王府審理楊士奇爲編修進修撰胡廣爲侍
講編修楊榮爲修撰戶科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知
縣胡儼爲檢討入直文淵閣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

秩五品而恩禮賜賚與尚書等至洪熙初設謹身殿
大學士既又建弘文閣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朕
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閑備顧問可咨訪
以聞楊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
命學士傳旨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佐之尚書蹇
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敦實卽授敬編修澄給事
中皆直弘文閣於是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
東閣俱有大學士

永樂初建內閣于東閣門內以解縉等七人在閣辦

事以備顧問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官止五品是時
尚沿國初之舊至仁宗朝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加
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榮爲太常卿進太子
少傅兼謹身殿學士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蓋以
東宮舊恩非例也後楊榮陞尚書授以工部蓋不欲
以兼官壓六卿之上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
以九年考滿陞禮部尚書至英宗時復命入閣故宣
德以前內閣與外九卿爲平交執禮持法不相顧忌
宣德以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以九歲登極凡

事啓太后太后避專令內閣議行此內閣票旨之所
由始也及楊榮卒于正統五年楊士奇卒于正統九
年楊溥卒於正統十一年則漸改於其舊及景泰易
儲之後雖天子亦藉內閣以爲已用但其官品如蕭
鑑江淵許彬王一寧商輅等皆不脫學士之銜天順
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
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成
化弘治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陞尚書則無入
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瑾以其私人焦芳吏部尚書入

閣蓋以外寮之首而入主中秘之權至張孚敬張居
正則直以相體自尊危坐諸卿之上而名委之然兩
文忠雖好高不懼絕利一源乃其美

閣員初無定額洪武初吳伯宗以武英殿大學士復
爲翰林院檢討永樂初王文忠以庶吉士入翰林未
幾召同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陞脩撰十四
年進侍講入閣在先授官在後嗣後始以翰林院銜
直文淵閣然惟胡文穆靖修撰楊文敏榮編修彭文
憲時商文毅輅以修撰其他黃文簡准以中書舍人

楊文貞士奇以齊王府審理副陳汝靜敬宗張子玉
瑛以鄉舉金文靖幼孜以給事中胡若思儼以桐城
知縣俞綱以審理權謹以光祿署丞徐武功有貞以
都御史李文達賢以主事王毅愍文薛文清瑄以御
史高文義毅以中書舍人劉宇曹元以知縣袁榮襄
宗臯以長史楊文襄一清以總督張文忠璉方獻夫
桂萼二文襄霍文敏韜以主事席文襄書以戶侍許
文簡讚以吏書夏文愍言以給事中皆不由館選自
茲會推內閣冢宰掌院必列名至崇禎朝遂定為故

事每次枚卜必內外兼推

初設內閣楊文貞士奇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加
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三官時蹇忠定義以
少師為冢宰朝廷不欲文貞班居其上以存冢宰之
體也陳芳洲循雖兼五官亦止戶部尚書後李文達
賢以吏侍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時商文毅輅萬安
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為首輔故事

內閣外出者永樂中解縉為廣西叅議胡儼為國子
祭酒宣德中張瑛陳山以干請諸司改瑛為南禮部

山專教內書堂景泰中江淵出爲工部尚書俞綱出
佐兵部許彬出爲陝西叅議徐有貞出爲福建叅政
天順中岳正謫爲欽州同知後復官止於翰林供事
皆不復再入

預閣務不居其職者蹇義以吏書夏元吉以戶書朝
夕備顧問擬旨然不與閣職

以他官兼大學士者如楊士奇以禮侍兼華蓋金幼
孜以戶侍兼武英陳山以戶侍兼謹身張瑛以禮侍
兼華蓋黃淮以通政使兼武英楊榮以太常卿兼文

淵徐有貞以武功伯兼華蓋

殿閣大學士自相兼者如陳循以華蓋兼文淵高穀
王文以謹身兼東閣胡廣楊榮金幼孜以文淵兼翰
林院學士其內閣諸殿次第自正統間始定其兼銜
次第自天順間始定然或以所兼保傅爲等級或以
部分爲後先如楊榮以太子少傅謹身位少保黃淮
武英下陳山無兼官以謹身位少保黃淮太子少保
金幼孜武英下少保黃淮太子少保金幼孜以戶部
尚書位少傅兵部楊士奇下金幼孜又以戶部楊溥

無兼官以禮部位工部楊榮下王文以少保吏部位
戶部陳循工部高穀少保太子太傅下皆取所兼保
傅爲次序也張瑛以禮部華蓋殿位戶部謹身陳山
下此則以部分爲次序也

內閣之職同於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擬而不身出
與事如高公拱之兼掌吏部趙公貞吉之兼掌都察
院孫公承宗兼掌兵部俱出而啓事入而調旨然惟
高爲首相二公皆非也事寄雖重然猶判然兩署獨
天順間命徐公有貞考察方面嘉靖間命李公本公

別尚書至大小九卿去留張公璉奉敕肅清百寮韓
公爌分別逆黨削政自閣出矣然張公權掌都察院
事李公因家宰李公默得罪去亦未可全謂之政出
於閣也政出於閣者獨前武功與後韓蒲州

內閣出爲六卿者皆不帶閣銜卽出將如楊公一清
自家起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三邊奉詔而出
閩九邊如翟公鑾亦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唯華
蓋殿大學士張公瑛以原官掌南京吏部然詘之也
文淵閣大學士孫公承宗則亦以原官督理遼薊津

登軍務自邊累官至少師中極殿則出將入相者本朝惟中山高陽二公而已然中山帶相銜而實不與機務則又似高陽獨也

文淵閣未有言掌者徐武功有貞以勲臣領之遂改爲掌文淵閣王世貞譏之以謂文淵閣不可掌也吏部左侍郎李賢爲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則又不止武功也又考解大紳縉入閣居七人之首其繫銜亦曰掌文淵閣事則又不始於武功也經筵大典初惟勲臣一人知之至李文達賢始與勲

臣並列至同知經筵閣臣亦不盡與如景泰初江淵商輅與曠循高穀同在內閣陳高二人同知經筵而江商二人止稱兼經筵官

票擬事有關兩部者必明標之三部以上始曰該部至天啓而後無人知此典故矣每有一部而亦稱該部

凡事有兩罪應處始曰從重如一事自有正議何曰從重高靳每以此戒同列

票旨稱卿隆萬間惟二品得之而中亦有不能得者

天啓中凡腰犀者盡卿之考天順間祭酒吳節以滿九年加從三品俸又三年以老請上曰國學師傅正須老成卿宜懋稱無猥辭是四品而三品亦卿矣朝廷優其人則稱之原無定例也

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玉箸篆凡封進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卽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行內閣亦止稱翰林院

凡內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斜摺其本僉官銜則發科抄行止稱臣某則不送科發抄

禁密文書一小匣在几上鑰之而不合大學士暮出鑰其門匙懸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舊規不得舉火皆出食於外宣德時始令置厨庖會食中堂舊制輔臣在直辰入申出率以爲常崇禎壬申後必二鼓始出及己卯後遂至四鼓始出間有徹夜者周宜興至始議輪一人宿精微科候傳稟精微科九間在午門外西廡其南兵科直房也

舊制紅本到閣首輔稟擬餘唯諾而已崇禎中御史倪元珙疏請分票其後本下卽令中書房之首輔之

權雖稍分然水火之端啓而中書之弊種種矣
孫高陽承宗曰閣體重首輔其圖事揆策主之首輔
當予陪末綴每見上傳首輔主裁語不及次首輔卽
賢次輔以下豈無一得當上或間與首輔相參差而
兩意各主朝士之從意者隨分蓋自古分合之議竟
與國運相隨也

王司寇世貞曰閣臣于體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
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
福間已意故下屏息也創白由六曹故難不與也裁

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
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

孫高陽承宗曰朝廷生殺予奪之權閣臣不顯操而
賢者得君以行其公遂能任生殺予奪而天下治不
肖者得君以行其私亦能竊生殺予奪而天下亂故
閣臣不必有其權而有其任

何良俊曰唐宋設官並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
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曰尚書省中書省則置中書
令而中書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皆

其屬也門下省則古唐虞納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則置僕射侍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常侍散騎常侍給事中皆其屬也尚書省則置尚書而六曹皆設於部其屬則選部考功儀部駕部金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之類皆設郎中員外郎是也凡朝廷有大政令則由門下省奏上發中書省看詳仍發門下省下尚書省施行故尚書拜相則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是也當時政體互相鈐轄事權常分使門下尚書一省堅持官守不相阿縱則宰相之權初亦

甚輕但看詳由於中書則主張庶事皆由其手其權安得不日漸隆重哉故唐宋時卽有宰相如元載盧杞秦檜賈似道者蓋由此也近時各部之事皆聽命于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與閣然後注選此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

于文定慎行曰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揆任天下之重

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爲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于三輔此人主任相之法也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解機務元世祖命舉一人自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相臣事主之法也

先正模範

票擬宜密

大學士劉健疏臣等仰見皇上委任腹心慎重機務

開決壅蔽防閑漏泄之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正爲此也臣等俱以庸駑謬承簡任輔導無狀尸素有年聖諭下臨捫心知感竊惟內閣之職所以承德彌違獻可替否輔佐朝廷裁決政務與百司庶府職掌不同中間事情誠爲秘密在祖宗朝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諭以爲常制臣等不服遠引且如宣宗章皇帝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坐英宗睿皇帝視朝將罷不

時面召李賢憲宗純皇帝亦常召李賢陳文彭時或遣司禮監太監如牛玉懷恩二人到閣計議上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此臣等耳聞目見者也因循至今事體漸異朝奏講讀之外不得復奉天顏雖司禮監太監亦少至內閣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大監太監乃達至御前至于謄寫之職例委制敕房中書二人臣等雖

時常戒飭而經歷太多耳目大廣豈能保無漏泄宜有如皇上所諭者臣等自當滌慮省躬盡忠補過以副聖心但內閣文書多係機密凡事關得失利病職在輔導不敢阿順緘默未免有所陳奏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恐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以聽聖裁其餘仍乞容令中書代寫臣等亦當申嚴戒飭勿致漏泄皇上若有諮議仍乞照祖宗故事或召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聖意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

無漏泄實為便益

代言不易

大學士張孚敬疏茲者內閣員缺臣已上請簡命節行足以報主道義可以服人者以為首臣以表百僚實以內閣之官居密勿之地任代言之責有難勝任故也臣連日思維又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敢復冒昧上請惟聖明垂察焉臣伏讀聖訓內一欵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立丞相不踵旋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

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至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臣謹按太宗皇帝實錄永樂二年九月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嘗存于心爾等亦宜謹始如終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

頭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按此太宗皇帝時內閣止設翰
林學士及講讀編修等官備顧問而已及宣宗皇帝
朝楊榮楊士奇等始專任之有代言擬旨之責其官
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變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
楊而已後楊榮曾孫業坐事抄沒家資鉅萬况其他
乎故內閣設官太宗之時用之固未嘗不善及夫加
以代言擬旨之責且任使多非其人遂至犯賊壞事
臣歷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

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
也古人謂人君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苟所得非其
人焉反致君勞而實無益于國矣臣切惟人君之德
莫大于明仁武仰惟皇上聖神邁古帝王三者之德
無一不備誠無假于代言之官者也伏乞體念祖宗
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久安長治
之策以全君臣始終相保之道臣不勝恐懼願望之
至

任用宜擇

大學士張孚敬疏臣伏讀聖諭朕思民間疾苦情狀
或未盡知則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於此見我皇
上真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也夫有君有臣然後政
舉今上有是君臣恐下無是臣也昔伊尹以天下爲
已任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納之溝中惟成湯能用伊尹故伊尹能相成
湯夫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伊尹不可
得而見矣唐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
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馨樂五分之四

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聞之止存十騎中丞崔
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
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父孫三世皆領史職
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一時忠臣
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之用卒致外裔
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况皇上有
堯舜知人之明而欲民被堯舜之澤者乎我太祖高
皇帝懲前代宰相專權不復設立而今之內閣猶其
職也皇上責以調元贊化可謂得任輔相之道矣臣

不知其宜何如爲人也今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
無志者聽命是部院乃爲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
苞苴公行稱爲常例簞簋不飭恬然成風是監司又
爲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爲拙政善事上官率
與薦名是郡縣又爲監司之府庫矣司馬光曰天之
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在官者恒多矣如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人君之尊如天明日月也威
雷霆也近者皇上畏天修省責臣下自陳待命之日
莫不震盪旣而無毀無譽黜陟不聞旅進旅退幽明

無別臣恐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也孔子曰事君敬
其事而後其食今之事君者其不爲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者鮮矣夫營巢養子禽獸皆然不敬君事何以
別乎孟軻氏告齊君曰王欲行王政則盍反其本矣
臣切惟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夫
人君用人固未嘗借才於異代者也今內閣擇其人
焉責之以擇九卿九卿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監司
監司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守令守令親民者也守
令得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矣不然則上下交

征培克在位皇上雖有憂民之心而澤民之政爲過絕如之何其可也

行政事宜

大學士高拱疏一祖宗舊規御門聽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慶初閣臣擬令代答以致人心生玩甚非事體昨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答天語莊嚴玉音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卽傳徧京城小民亦無不懽悅則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朝時不一親答臣下必以爲

上不省理政令皆出他人之口豈不解體合無於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事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答某件該答某件該某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皇上御門時收入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答至臨時裁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答曰着該衙門查點其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拏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則饒他亦須親答如此則政令自然精彩可以繫屬人心伏乞聖裁

一祖宗舊規視朝回宮之後卽奏事一次至申時又

奏一次內侍官先設御案請上文書卽退出門外待御覽畢發內閣擬票此其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設覽本御案司禮監官奏文書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詭欺罔情弊何以昭察今後乞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後再行呈覽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奸弊可弭而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

臣等又思各衙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命該監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皇上就從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議處當與不當自然明白至于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章則又須全覽乃得其情伏乞聖裁
一事必面奏乃得盡其情理况皇上新政尤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望于每二七日臨朝之後一

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見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急密切事情容臣等不時請見其開講之時臣等皆日侍左右有當奏者即于講後奏之如此則事得精詳情無壅蔽不惟睿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聖裁

一事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經議處必有差錯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旨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望皇上將一應章奏俱發內

閣看詳擬票上進若不當上意仍發內閣再詳擬上若或有未經發擬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庶官及各項陳乞與凡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徑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當還當駁正其或情事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不失職今後伏望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一應

章奏俱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所逃矣伏乞聖裁

一凡官民本辭其有理者自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果經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御覽而有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再陳豈不有悞今後伏望皇上於凡一切本辭盡行發下倘有未下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明旨其通政司封進外

來一應本章每當日將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官奏討明白如此庶事無關隔而亦可

以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於治理所關非細伏乞聖裁

治平要務

大學士張居正六事疏一省議論謂宜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百方沮之而不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

侯之用樂羊謗書盈篋而不動一切章奏務從簡切
是非可否宜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
一振紀綱謂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近
來紀綱不肅模稜兩可謂之調停委曲遷就謂之善
處宜執法諸臣秉持公論振揚風紀刑賞予奪一
歸之公道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以勵明作之治
一重詔令近日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概
從停閣至於應勘應報奉旨下地方官輒視爲故紙
有一事而數十年不完者又卷既多沉埋干證半登

鬼錄漏網孰問覆盆誰伸望勅下部院凡奉旨事務
數日之內卽行題覆其地方合行覆奏要嚴立期限
從實查覈吏部卽以此科課其能否

一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利鈍馬必駕而後知良駑
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
不必更考其成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大言無當
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脂韋逢迎
者以巧宦易容加以更調太繁遷轉太速資格太拘
毀譽失實或舍其職業出位是思或條陳累牘而職

守茫然願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內外官三年六年考吏部必實覈其稱職平常不稱職毋眩於愛憎毀譽以臆爲殿最

一固邦本方今風俗侈靡蠹蔽橫生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詭寄逋欠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假公濟私損上刻下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而去之何必索之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元宜令回京勿復再差其屯鹽各差亦當取回但責成撫按清理可也如此則

蠹害剷除民生甦而邦本固矣

一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人臣謂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按籍清查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諸費併其財賦以撫養戰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何患無將臣願皇上先自治之圖屬任謀臣不求近功不忘遠畧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則無事可以守有事可以戰矣臣又考之古

禮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制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乞
勅戎政大臣申嚴軍政間請聖駕親臨較閱一以試
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為磨勵勸懲亦轉
弱為強之一機也疏入上曰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猷
該部院看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及兵戶二部
各覈議覆奏上令各如議遵行宗伯黃汝良稱張江
陵此疏綜覈信必振積年委靡之頽風新一代精明
之神氣隆慶萬厯間號太平實藉其謀國忠猷允稱
救時賢輔矣

以去格主

大學士王家屏疏竊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
其位縱不愛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
自幸遭遇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缺帝德罔愆即將
順不為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來九閣重閉五
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競業之衷潛替郊廟不享而
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
警爾徹宸聰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皇上試省此

心敬叩意耶於治道得助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
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
坤將壞之機曠職鰥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
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
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
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見於此矣
至於升儲大典九廟神靈共屬萬方想望惟殷卽冊
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
未為差謬皇上卽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足

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
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
本非細故已也揭請寬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救
諸臣概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誚清朝有
橫施之罰部科罹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
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渙忍苟容正汲黯
所謂從諛承意陷主不義貽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
僇焉伏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

第二疏頃因科臣劉獻可等疏請豫教蒙旨降罰臣

不揣輕鄙冒昧封還意事係宮闈不宜盛怒以損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為聖德慮為國體慮非為獻可一人也揭請寬宥未蒙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尙象鄒德泳等又已得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謫其官方一旨調南京又一旨調外任方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為民以至於孟養浩之廷杖一百則更慘矣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凡舉朝士紳遠方選吏見者無不喪氣聞

者無不摧心誠不意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有此景況而原其釁端由起則自臣搆救獻可始是臣惜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搆放逐之重典善類之罪人清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聖怒霎然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臣咸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壟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臣具揭伏奉聖旨

謂臣希名不遂托疾故症臣聞言惶悚負罪彌深竊
念名非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皇上
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謂名垂千載有
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
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
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
維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
棄名不顧將逢迎為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
之奸佞無不可為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

唾罵也不但得罪於劉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
一日立於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顛愚本為禍
始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諭諸臣
以釋株連之累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搖臣感戴生成
環草難報

第三疏臣頃以救科臣致干聖怒兩疏乞罷未奉允
俞忽蒙聖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
擾姑以薄罰卿為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
旨厝處緩詞解諫却乃逆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

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又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況今國務多艱卿愀然高臥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卽入閣辦事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霍亦克傾陽物類且然況臣受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幄六年政府卽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

止以冊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信則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喜事違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但皇子於皇上父子之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效忠而已豈意其激皇上之怒哉使臣與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

敢封還內降違臆激擾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內嚴旨疊出斥逐紛然臣乃始錯愕銷魂自恨以爲忠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袞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償轍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沽名逸臥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慰勞恩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爲慮華袞斧鉞

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寬以一朝之禡爲幸

封還上諭

大學士王家屏疏今日文書官李相到閣蒙發下御史傅光宅本爲撫鎮更調繁數事口傳聖意謂近來吏部用人遷轉太頻欲行降勅宣諭隨蒙文書官劉宣將下勅稿令臣等觀看臣等捧誦再三仰見皇上留心吏治加意官材申久任責成之規戒輕紛易更

之擾誠不勝欽服第吏部之職名曰銓衡其資序一定之中亦不能無斟酌轉移之法或才望特著或人地相宜彼此互更意存器使容有不得不然者竊見吏部尙書陸光祖老成練達夙介精嚴其一念進賢退不肖之心真有孜孜汲汲夙夜匪懈者但其綜覈太銳故更置稍頻乃其意則爲公非爲私任怨非任德也皇上卽欲責使慎重但於其回覆疏中出一嚴旨彼自當惕然警省將順不違若頒降綸音特加戒諭不惟志意銷阻曠其任事之心將且體貌摧傷難

居表率之地其何以甄叙衆職而壓服人心也伏望皇上念係大察姑寬嚴督恕其既往之咎開其補過之門庶幾崇重天言不至於褻玩保全國體共荷其優容矣所有敕諭一道乞准停止

舉賢報効

大學士沈鯉疏臣往伏田間蒙非常知遇召以弓旌而處之輔弼之地迄今四載無能有涓埃報効私心常用爲憂已而求之古人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而孔子稱其爲文臧武仲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而孔子譏其竊位乃知閣臣之所為盡職者不在乎自賢自能而在舉天下之賢以為賢舉天下之能以為能而以人事君然後為大不但以一身區區也臣等於是始交相勸勉乃各以盈尺之幅摺為手簡納之懷袖凡有聞四方之賢者能者輒濡毫而識之用比於昔人之夾袋以備遺忘積之既久遂以盈幅方擬誼吉齋沐具奏以聞用比於芹曝之獻尋又思臣等各兩耳兩目爾今主上方且明四目達四聰豐部幽隱無不畢照卷阿車馬無不具

陳何需此道驅塗說為乃遂削其牘而不敢奏而但請命於上敕下該部及九卿科道各舉所知亦各務以人事君如所舉而與臣等之所私擬者無不符合也則臣等之言已行矣雖削牘可也或亦有意見稍殊大同小異則以相參酌而補苴罅漏以共成斯舉亦可也蓋臣等以一念之公心而付之舉朝之公論夫是以不敢先亦不敢後也抑臣等之所以為此者豈目前是為亦竊有深長之慮焉何以故為人才長養之難也為遺天投艱之不易也為戡亂反治之不

可無人也故爲是私憂過計也請一一熟慮之聖神
在御善我械楛作人於三十四載之間而後有雲蒸
豹變如斯之盛向惟其用之不早而使之沉淪於山
阿海澨蓬門蕞巷之中乃多化爲異物而不得其半
臂之力今之存而未泯者十之二三耳若更不及時
賜環漸以漸滅於作養人才之謂何蓋樹人猶樹木
當種樹之初其殷勤撫摩培灌者拱把柔條也何望
之甚殷也豈旣成參天之材而棄爲溝中之斷乎亦
殊覺前勞之可念矣故臣等爲是惜何言乎遺大投

艱之不易也一椽一桷可隨地而求之亦可以隨手
而得之彼魏乎隆棟如今構三殿之材者其安可驟
得乎蓋必其險阻艱難無不閱歷而後能增益其德
慧此在于百中一二也故以爲遺大投艱之不易也
然此猶論其常也自古及今事變之高高下下驚心
駭目者安有定形其及薙荆榛蕩滌邪穢廓陰暄而
耀光明者亦何代蔑有也故在唐則狄仁傑薦五王
在宋則王旦薦寇準乃卒能定難呼吸成旋乾轉坤
之烈假令其臨渴而掘井亡羊而補牢亦何能有濟

於事故臣等區區愚見以爲世有一奇偉非常可排
難解紛之人當及無所可用之時布在周行備一旦
緩急之用乃不致臨時無措此黷亂反治之不可無
人也抑又有不止於此者賢才不在朝則在野其所
在有多寡則國家之氣象亦自有不同者故野無遺
賢而史必書之曰慶厯之盛君子滿朝卽詩書所稱
濟濟師師不加於此矣不亦榮乎其不然者則書曰
賢才遍野將百世而下有遺議矣夫由前三事則關
係在當時由後一說則是非在來世皆臣等遠慮也

故不敢不盡焉雖然此對君公言也尤竊有私願於
會舉諸臣者亦不敢不盡其愚威福人主之大柄也
人臣其誰敢干之苟當會舉時而稍着一意澄汰不
公則其所舉者卽爲市恩市恩與作福一意也科道
官得指名糾劾以防冒濫亦更宜仰體聖心與天地
同廣大與父母同恩勤卽先年放逐諸臣有偶觸詿
誤而因衡已深者自不妨從衆公舉一體叙錄於以
昭王道蕩平無作好惡亦卓絕古今一事也
國是宜定

大學士葉向高疏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卽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鶩競卽謂之亂皇上視今之天下治卽亂卽臣不敢言其他卽如近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旣樹而隙釁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鬪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跖朝夷好莠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

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則又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辨不明而置之不辨則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然此爲諸臣言耳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母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母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鬩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人主之明如日月威如雷霆也日

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
母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為
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聖明在御乾綱獨
攬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勅下部院評其是
非曲直以聽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中有顛倒謬
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振肅議論分
明而朝堂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皇上亦
何憚而不為乎臣嘗為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自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

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
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晰自古及今未
之能逃念及於此將容氣自消而爭論自息矣此又
臣一得之愚而欲為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行事
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紜
至此而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
其愚惟聖明少加意焉

遇災引罪

崇禎十六年二月大學士公疏臣等因風霾具疏引

罪適蒙發下欽奉御批連日風霾大作朕心悚惕靡寧深自省察總因朕寡德所致卿等弘謨盡志安內攘外朕深切倚賴不必合詞引咎至於教誨以至誠感格等語尤規惴朕謹凜天戒敢懈誠修益望輔弼大臣多方匡救其折轉一應扼擊盡殲功罪賞罰屢自己詳行間文武諸臣俱著殫智竭力奮勵掃除必期成功該部即日馳飭欽此臣等叩頭恭頌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惟我皇上敬天之威時保不懈錫民之福歲省惟勤昨者兆示風霾咎惟臣下而乃以

悚惕省察嚴洪範五事之徵以匡救誠修謹春官十輝之戒實與我聖祖靈坐郊壇顧諟雷斧之意先後同符在昔周宣王雲漢示警南征北討赫然中興彼猶中主也矧以堯舜之資而當天心仁愛之會滅敵平寇日可俟矣所愧臣等才識疎庸罪愆叢積若律以輔理無能之效正當在災異策免之條而猶過荷矜原暫稽恩謹俯循衾影彌切淵冰統俟兵事稍寧再圖合詞控請其行間督撫諸臣復經批諭嚴飭當益祇遵臨事奮勵成功以仰副宸算除臣等另報名

廷謝外謹先具揭回奏恭謝伏祈聖鑒臣等不勝激切悚息之至崇禎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二十七日奉御批覽先生每奏朕知道了朕警凜天威勉法祖德此揭奏裨益良深并前疏著命所司書於殿壁時存警戒不虛先生每訓誨至意該衙門知道閣員宜推

吏部尚書陸光祖疏本月十五日由時伏蒙皇上召臣光祖與志皇至會極門傳奉勅諭初未知為何事恭捧到於朝房然後知為陞趙志皇禮部尚書張位

吏部左侍郎俱入閣辦事始臣等微聞申時行等密薦二臣今乃果然臣等素知二臣之賢士論稱爲正人君子望其柄用今皇上信納閣臣之言用之輔理良協輿情臣不勝欣躍但事關職掌有不容不言者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祖宗定制凡大臣員缺吏部與九卿會推請旨簡用至推吏兵二部尚書各邊總督及內閣大臣則九卿之外復益以六科十三道蓋其任愈重則舉愈當公詢謀僉同方敢推用實所以廣忠集衆而杜偏聽之奸絕阿私之患也自大學士

張居正用事閣臣進用始有不由會推者意在市恩
蔑棄成法天下共言其非矣今時行等所薦固爲得
人即使會官廷推二臣資望安知不在所推數中奚
庸私薦哉臣愚以爲會推大典祖制決不可廢私薦
內降其端決不可啓伏望皇上俯納臣言以後閣臣
員缺仍勅吏部九卿科道官照例會推疏名以請廣
衆大廷之中孰敢蔽賢亦孰敢私所厚庶朝廷有大
公至正之體而所舉之臣亦有光榮得以殫心而任
事矣若一聽之獨舉密薦誠恐異日徇私植黨之禍

殆有不可勝言者臣待罪銓衡不敢不爲國家存深
長之慮冒昧上言伏望聖明裁奪謹題請旨萬曆十
九年九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聖旨新簡閣臣你
每既說士論稱服元輔所薦足見至公今次斷自朕
心原不爲例以後還着會推按爵人於朝所以示公
也自傳奉行而官品亂矣當時閣員缺公議起王山
陰閣中恐妨已遂行揭薦蘭溪不足言而礦稅之禍
實自新建開之則平湖一疏豈可少乎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三

番禺林國膺初校
順德梁振藻再校
南海孔昭銜三校



